

靖節先生集

冊二



靖節先生集卷之三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僧思悅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  
 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  
 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  
 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李本  
十一首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  
 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  
 澤令李本無中有乙巳歲三句但在官八十  
言淵明以乙巳秋為彭澤令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  
 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  
 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

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

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

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按李本無世之

好事者多尚舊說九字而直接下段秦少游嘗言宋初受命陶公自以祖侃晉世宰輔云

云將思悅與復齋之言併為一條後入莫辨為誰語今從何本仍思悅原文而以復齋漫

錄另列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

且祛來者之惑焉

復齋漫錄曰思悅云云秦少游嘗言宋初受

命陶公自以曾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

劾而歸耕於潯陽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

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黃魯直詩

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然則少游魯直

且尚惑於五臣之說他可知已



曾季狸曰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仍其說治平中有虎邱寺僧思悅者獨辨其不然謂豈有宋未受禪恥事二姓哉思悅之言信而有徵矣謝枋得曰五臣注文選謂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仍其說獨治平中僧思悅論陶集不然曾裘父艇齋亦信其說以余攷之劉裕平桓元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辭義熙元年也至恭帝元熙二年禪宋觀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斯言則劉氏自義熙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

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喪父殆不足以知之

王應麟曰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吳師道曰予家淵明集十卷後有陽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思悅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攷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

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注文選亦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攷陶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在丁卯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宋濂曰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讚于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實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今淵明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訖于丙辰凡十有

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隆安元興義  
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  
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  
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  
書甲子耶其說蓋起于沈約宋書之誤而李  
延壽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  
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  
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  
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朱子  
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  
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  
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  
方云

郎瑛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邱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元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



故恭帝曰桓元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之詩亦紀甲子其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

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趙紹祖曰按汲古毛氏所刻摹蘇文忠手書  
淵明集近丹徒魯太守子山銓來守寧國重  
刻于郡齋余得一本其後有治平中思悅跋  
其第三卷首云云前明宣城梅禹金所刊六  
朝詩乘於淵明詩極推思悅之論爲是又宋  
景濂集中有淵明像跋亦見及此而王漁洋  
池北偶談引傅平叔辨其意亦同而漁洋盛  
稱以爲前人所未發蓋未見思悅之論也余  
謂淵明文章晉標年號宋書甲子宋書始爲  
此說南史亦同自注惟晉書刪此語而李善取以注文  
選五臣更引伸之卽如思悅之論亦非五臣  
之失但沈約工詩旣去淵明不遠李善最博



未必耳食為言此二公當非不見淵明集者  
使淵明集中書甲子者僅此九首又皆在晉  
時而無標晉年號者此亦開卷可得而何作  
此言余意集中所書甲子年號轉相傳寫必  
為後人所刪去而此數首特刪之未盡耳注自

淵明未必首題年號甲子不過于一年所  
作之前題之如飲酒讀山海經使題云某年

某甲子飲酒讀山海經成何語耶此數首特  
記一事故書甲子于題首而是歲中所標之

年號必在前矣後人刪而去之而此數首之  
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此情理自然可想而

也知者未可便以為宋書文選注之失也若後

人習用舊說陳陳相因誠不免為思悅所譏

而黃魯直詩甲子不數義熙前與注不合其

用意更晦至謝疊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淵

明書甲子始此蓋逆知其末流所必至此固

強爲之說而何義門欲改文選注以爲當云  
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鑿空爲說尤可笑也  
澍按晉標年號宋唯甲子之說自沈約著於  
宋書而李延壽南史李善文選注相承無異  
五臣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猶約說也  
至宋僧思悅始創新論謂詩中並無標晉年  
號者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豈容晉未  
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  
子以取異哉由是王復齋曾季狸吳師道宋  
景濂郎仁寶諸人起而和之而先生之隱衷  
與史氏之特筆幾爲所汨此所謂以不狂爲  
狂也按北齊陽休之序錄言先生集先有兩  
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

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  
誅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  
第可尋是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傳  
云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則其集必有自  
定之本可知約去先生僅十餘年必親見先  
生自定之本可知竊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編  
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僅書甲子者乃  
皆見於目錄中故約作宋書特爲發其微趣  
宋元獻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  
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  
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本不同有八  
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誅等在集  
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錄者目錄也是

先生集必自有錄一卷而沈約云文章皆題  
歲月者當是据錄之體例爲言至唐初其錄  
尙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後乃亡之遂凌亂  
失序無從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義熙以前  
亦止書甲子永初以後或併紀年號休文無  
端造爲此說則當時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對  
以斥其非豈有歷齊梁陳隋俱習焉不察李  
延壽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爲選注哉休文  
謂昭明編錄有體次第可尋竊意昭明自加  
搜校必依先生自定之目一以編年爲序若  
如今本孰能尋其次第思悅等但據題上所  
有甲子爲說不知今集自庚子至丙辰十七  
年詩止數首而壬寅甲辰丙午丁未辛亥壬

子癸丑甲寅乙卯等年俱無一篇辛丑遊斜  
川詩轉不在編年之內其非舊次亦可見矣  
余門人趙紹祖謂先生未必首首題年號甲  
子不過于一年所作之前題之而阻風赴假  
等詩蓋偶書甲子於題首後人刪其每歲所  
標之甲子而此數首甲子以在題上故不刪  
其說近是若宋景濂謂先生清節不待書甲  
子而後見則似未審所爭書不書者非甲子  
乃晉宋之年號也不書宋號正孤臣惓惓故  
朝託空文以見志者王厚齋謂與箕子稱殷  
祀陳咸用漢臘同意真先生曠代知己異說  
紛紛可以息其喙矣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文選曲阿下有  
作字各本無



吳仁傑年譜也以此詩為庚子年作其說曰曲

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鎮軍非兼官

也至乙巳作建威參軍史蓋于此年作鎮軍非兼官

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省文裕元興此詩

豈從裕辟者善注引此後識何據鎮軍未詳

何人此詩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依本集

編次多先定庚子前說具年譜京口者劉牢之

序不復更在庚子前說具年譜京口者劉牢之

也此詩作在庚子前說具年譜京口者劉牢之

孫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補正云題注臧

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補正云題注臧

云按本集此題上著始作二軍將補正云題注臧

參軍之前矣未篇從都還詩題著庚子歲三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

如子前儒道曰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為虛無意本莊

以空置釋之今此道屢空不獲年長飢酒詩顏生

靖節先生集卷二 八 中華書局聚

屢空對長飢朱子時來苟冥文選會宛轡憩通衢

之意正與之合從文選作宛轡李善注宛屈也投

策命晨裝文選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絲絲歸

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各本作陟千里餘目倦川

文選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李善注言魚鳥咸得其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李善注班固幽通賦終

所廬湯注班賦求幽貞之所廬吳注張伯起曰真

元獸也此理久在曾衿誰謂形迹能拘之哉憑化

耳遷所謂與時推移即赴鎮軍參軍然終當返故廬

不得言出非所樂也何孟春曰靖節初以家貧親老

羅大經曰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

朝軒冕時要使山林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淵明望雲慚高鳥四句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染



哉山谷曰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

亦此意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李本有

字

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各本作顏

本作再喜見友于李注洪駒父云以兄弟為友于

親表今之否隔友于歎後語也鼓棹路崎曲指景限

西隅獨指景而西逝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

風負我心府樹按此先生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漢衡方碑感鄙人之凱風悼

蓼莪之勤劬又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今送光烈

皇太后衣中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趙

皆用齊魯韓三家古義無不安戢柵守窮湖李注

靖節先生集卷二九一中華書局聚

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

期李注巽順也坎險也或曰巽風也坎水也言道

風浪字也崩浪聒天響李注聒也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

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

有幾縱心復何疑李注趙泉山曰二詩皆直敘歸

士子云能參得此一詩透則今日所謂舉業與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各本此

从文選李善注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

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李公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李注是時淵明年三十

酒乙未距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詩書

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各本俗情如何舍此去遙

遙至西荆李善注西荆州也時京都非在東叩棟新

秋月文選作親月船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

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善注說文通懷役

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李

注淮南子甯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

曰甯武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

商秋聲也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

善自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李本有首字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

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冷風送

餘善焦毛諸本云一作鳥弄新節冷風送餘寒善

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莊子逍遙遊列子御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

靖節先生集 卷二 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

何焯曰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言若反黃文煥曰躬耕之內節義身名皆可以自全縱

不能為顏子亦不失為丈人此其所保也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心

焦本作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

遠風良苗亦懷新李注東坡曰平疇二句非古之

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何注道山清話子瞻小

日在學士院閒坐命左右取紙書平疇二句大瞻小

楷行草凡七八紙連數息稱好散于左右給事張

表臣曰東坡云僕居田中稼穡是力夏秋之交

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

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何注劉履曰種即事多欣如

此何憂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

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何注劉履曰

之中躬耕樂道非若後世徒為豐積者此靖節自

辛丑歲七月於鎮軍幕赴假還後日以耕稼自樂

及賦此詩以懷古命題意有在矣觀其日入而歸  
壺漿相勞之後而又長吟以掩柴門氣象悠然殆  
非言語可得而形容也

黃文煥曰長吟者非真自棄於隴畝也不得不  
聊爲之曾中道德經濟之懷豈易向人道哉  
沃儀仲曰寄託原不在農借此以保吾真聊爲  
隴畝民卽簡兮萬舞之意所謂醉翁意不在酒  
也

何焯曰瞻望難逮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  
也雖未量歲功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行  
者無問津蓋寓遯世之意二篇發端皆自言躬  
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朝之  
本趣

吳瞻泰曰題曰懷古田舍故二首俱是懷古之



論前首荷蓀丈人次首沮溺皆田舍之可懷者也古來唯孔顏安貧樂道不屑耕稼然而邈不可追則不如實踐隴畝之能保其真也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長

閑李注閑必結切闔也按章淵稿簡贅筆曰顏延年贈王太常詩郊扉晝長閉閉音鼈此作閑字

異義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湯本云雪傾耳無希

聲在目皓已潔李本云潔或作結羅大經曰此十

者莫能加也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字中了

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

謬焦本云宋本作謬一作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李注漢元朔中武帝詔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

外茲契誰能別

莫江詩話曰是年十一月桓元稱帝著眼年月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宋書按

曰錢谿江岸最狹胡三省通鑑注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宋書陳慶

軍至錢谿軍于梅根蓋今之梅根港也以有置錢監故謂之錢谿是時建威將軍劉敬宜

說詳年譜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何注好好是意晨夕看山

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

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湯本云一作余亦何為者勉勵從

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

久離析湯本云一作折終懷在壑从何校宣和本作壑舟

諒哉宜湯本云一作負霜柏

趙泉山曰此詩大旨慶遇安帝光復大業不失



舊物也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

綠城亭本云一作上京亦李注南康志

何注或曰上京錄廬山有淵明公前有迹處曰上京淵明

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記淵明有痕云

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按廬山記淵明所居

栗名兩山間有大石可坐十數一人淵明嘗醉眠其

志南康城西七里曰有玉京山亦名上京此六湯本云

載去還歸李注韓子蒼云淵明自京歸始作建威

官公庚子歲實樹按鎮軍參建威皆晉時治軍之

山亦未考實樹按鎮軍參建威皆晉時治軍之

再還甲辰年去還歸者謂以己亥參軍去而歸辛丑

居故曰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

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

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湯本云一作追常恐大

化盡氣力不及衰陳祚明曰人所慮者衰孰及衰者所感更深撥湯本

云一作廢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查慎行曰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

山在上京坡遇雨中屐沾溼據此則上京乃坡

名也王漁洋北歸志云往開先寺出建昌門數

里過玉京山陶詩所云疇昔家上京即此

###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湯本云一作生林

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將圓李注亭亭高也果菜湯本云一作藥始復生驚鳥尚

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何校和

本作介焦本云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何悼曰形骸猶外而况華軒所

以遺宇都盡而孤介一念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

田何注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各本從湯本

焦本何校宣  
和本作我園

李注按靖節舊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

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于南里之南村

己酉歲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

凋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焦本云宋本作留一

非作歸響叢焦本云一雁鳴雲霄萬化相尋異各本

从何校宣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湯本

令作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何注西田即西廬新疇也

人生歸有道何注歸趣也衣食固其端何注事首也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

肆微勤日入負耒焦本云一作禾非還山中饒霜露風氣

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湯本云一

作疲庶無異患謝按四體二語即龐德公率妻已躬耕隴畝而曰世人皆貽以

危我獨貽以安也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焦本云一作劬非顏遙

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何焯曰本非沮溺之徒而

乃符也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

李注觀此詩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資故蕭

德施曰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何注劉履曰

此與前歸園田種豆南山下詩意相表裏

譚元春曰每讀陶公真實本分語覺不事生產人反是俗根未脫故作清高

沈德潛曰移居詩云衣食終須紀力耕不吾欺

此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曰貧居依稼

穡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異於晉人在此

莫江詩話曰是年六月宋武受黃鉞當于言外

會其微意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湯本云一事耕稼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

湯注楊惲書田家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

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湯本云亦作俟鳴雞揚楫越平湖

汎隨清壑迴鬱鬱湯本云一作嶼嶼荒山裏猿聲閑且哀



悲風愛靜夜吳注王棠曰靜夜風聲更清有林鳥

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積何注漢書心為

衰陽也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蓀翁聊得

從君棲李注蔡寬夫曰秦漢已前皆通用自齊梁後

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為

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

拘忌故栖字與乖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

以勝之樹案蔡氏此條論韻甚淺四聲起於沈約

淵明時尚未有古鍾伯敬曰陶公山水友朋之樂即從田園耕鑿

也 中一段憂勤討出不別作曠達所以為真曠達

也 飲酒并序○李本余閒居寡歡兼比湯本云夜已長偶有名

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東坡曰

靖節先生集 卷二 五 中華書局聚

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陶公云偶有名酒無

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既醉之後輒題數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向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

之以為歡笑爾後世劉履曰靖節退歸之

飲必盡醉賦詩自娛此昌黎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黃江詩話曰此二十首當是晉

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不覺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託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李注黃山谷曰此二句是西漢人文章他入多

少此語言盡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李注蕭何傳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謂東陵侯瓜何注劉履曰平不事二姓甘分田野故靖節託以自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

況其旨微矣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焦本云一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之何門元亮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比平可遊鄼侯

不衰相榮各適而

不相疑也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

言各本本作空立空言从汲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

何注孔子問之行年已乎九十矣李注詩曰近世名

士本作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

九賤目則老為解曰榮啓期事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

老若淵明意謂至于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至于長

虛設何君焯曰當年壯也苟而今都下語猶爾言老彌

戒得則使百世興起也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別用不用之于道也為

酒不肯飲但顧願一作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

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綠君亭本云一鼎

鼎一作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喪人欲日滋不肯適

性保真而徒戀世榮一生能幾乃不速悟何所成

其名乎黃江詩話曰此首是何等見地魏晉六朝

人視易代如逆旅而務弋世俗之無迹所以超也

耳欲成者全節以合道也言之無迹所以超也

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焦本去何所依因

值孤生松斂翩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李注趙泉山曰此詩譏

麗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文選見作望東坡曰

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

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能沒改作波字二

詩改此二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胡仔茗溪漁隱

東坡話云陶公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

于悠然見南山俗本作望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

未可于文字精粗間求之李注王荆公曰淵明詩

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入境四句由詩人

以來無此句敬齋云前輩有佳句初未之知後人

尋繹出來始見其工如淵明悠然見南山方在籬

間把菊時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尤不自知也

本如是則撞破烟樓手爾便得有塞裳濡足之態矣一

字之誤害理如此復齋漫錄曰東坡以元亮悠然

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為望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曰

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唯

韋蘇州答裴稅詩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真

得淵明詩意吳樽酒坐望東南山為流俗之固已但

以樂天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為流俗之固已但

欲不然如淵明採菊之次原無意于山乃忽見山

所以為妙若對山飲酒何不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且如其言妙處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

李注張九成曰此即淵明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

毀三季多此事

湯注漢敘傳三季之末也

達士湯本云一作人

似不爾咄咄俗中愚

焦一本云宋本作愚一作惡非

且當從黃綺

湯注此篇言季世出處不齊士皆以乘時自奮為賢吾知從黃綺而已世俗之是非譽毀非所計也

吳注汪洪度曰當時改節乘時者必任意為是非  
毀譽自達人觀之無是非也直俗中愚耳故決意  
從黃綺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李善注文字集略曰裛

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然露至花亦

也李注裛於汲切掇都奪切汎此忘憂物潘岳秋

醴似浮萍之隨波遠我遺一文選作達世情一觴雖

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李注定齋曰自南北朝以來

妙如秋菊有佳色他花不足當此秋菊有佳然通篇

寓意高遠皆由菊而發耳良齋曰秋菊有佳色一

生則見盡古今塵俗氣東坡曰靖節以無事為得此

古人寄懷于物而無所好然後為達沉淵明之真

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  
醉醒之後豈知有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奇一作姿凝霜殄異類卓然  
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一作提壺挂本

云一寒柯遠望時復為澗按此倒句言吾生夢幻

間何事繼塵羈吳注此借孤松為己寫照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湯注顛衣倒裳本太元問子為誰

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縵縷茅

簷下未足為高栖一湯本云一作舉世皆尚同願君汨其

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

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何注楚辭世人皆濁何不瀝其泥而

揚其波李注趙泉山曰時輩多勉靖節以出仕故

作此篇趙氏注杜甫宿羌村第二首云一篇之中

賓主既具問答了然可以先生不仕淵明此首黃江詩話

曰此必當時顯有以先生不仕宋而勸駕者故有

不足為高栖云云結語斬然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何注劉履曰指曲阿而

海郡澗按宋書州郡志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

之北境為東海郡立郊胸利城況其三縣劉牢之

討孫恩濟浙江恩懼逃于海後恩浮海奄至京口

牢之在山陰率大眾還恩走郁洲今海州之雲臺

靖節先生集卷二 六一中華書局聚



山即郁洲乃胸縣地先生參牢之軍道道路迴且長

事蓋嘗從討恩至東海故追述之也

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傾身營一

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李注趙

此篇述其為貧而仕黃江詩話曰賦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

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

為好何注此淵明不慕身後名也張季鷹云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李注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

吾不信也裸葬何必惡李注前漢楊王孫臨終令其子

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人當解意表湯

顏榮皆非希身後名正以自遂其志耳保千金之

軀者亦終歸于盡則裸葬亦未可非也或曰前八

惜淵明解處正在身名之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



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  
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風弄月  
雖工何補若知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  
蹈其軌轍也

長公會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

辭李注張釋之子張摯字長公官至大仲理歸大

澤高風始在焦本云一茲何注後漢楊倫字仲理

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

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

所之何注長公仲理皆勇退者公以自決如此黃

不出結語可思世俗悠悠非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

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

若穎湯注醒者與世討分曉而醉者頽然聽之而

穎為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炳炳焦本云宋本作

獨何炳

何焯曰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

大義則醒者何必愈于醉也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

為貴悠悠湯本云一作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湯本云

多味李注張文潛曰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

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

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略矣石林詩

託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耳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李注灌木班班有翔鳥

寂寂無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

逼焦本云宋本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

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湯本

自作無成竟抱固窮各本本作固窮湯本作窮苦節飢寒飽所更

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

鳴何焯曰謂不見治平也陳祚明曰孟公不在茲

終以翳吾情李注前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何注方言翳夢也郭璞謂

蔽夢也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

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

良弓湯注蘭薰非清風不能別賢者出處之致亦待知者知耳淵明在彭澤日有悵然慷慨深

愧平生之語所謂失故路也惟其任道而不牽于俗故卒能回車復路云耳鳥盡弓藏蓋借昔人去

國之語以喻己歸田之志黃江詩話曰非經喪亂  
君子之守不見寓意甚深覺悟念還傅亮謝晦輩  
也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

惑李注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觴來為之盡是諮

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

嘗失顯默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

之我湯注此篇蓋託子雲以自況故以柳下惠事終

置酒招之造飲輒盡何待王顏輩也謝按載醪不

而親不可得而雜所以待王顏輩也柳下蓋子

雲劇混迹于新正由未識不對實希風于柳下蓋子

疇然即寓于和光同塵之內所以為道合中庸也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本湯

拂衣焦本云一作終死歸田里顧望辭隗囂書雖

懷去介然之分欲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吳注語蓄力

澤一紀章昭曰一十二年乙巳歲星一復一紀則賦湯此飲

祭酒當是義熙十二年庚子參鎮軍事乙巳參建威軍

作為彭澤令而歸距癸巳年正當一紀謂四十年時

世路廓悠悠楊朱焦本云一所以止林訓楊子見

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黃可以北墨子雖無揮金

事李注文選張協詠二濁酒聊可恃聞人景陽句

正與飲酒歸田相關陳祚明以華散專解之誤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李注彌縫

使其涸黃文煥曰彌縫二字道盡孔鳳鳥雖不至

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

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湯注諸

謂漢初伏生諸人退之所謂羣儒區區如何絕世下

靖節先生集 卷二 三一 中華書局聚



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湯注不見

世無託于沮溺而歎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何注

中意也史言先生取頭上葛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

人李注東坡曰但恐多醪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

醒時語此最名言何注劉履曰西山真氏謂淵明

剛制于酒雖快飲至醉猶自警飭而

羅願曰魏晉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澹漓朴散

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澹之耶

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李光地曰元亮詩有杜韓不到處其語氣似未

說明義蘊已包涵在內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

見超出尋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亡而

大義乖老莊之學果兆焚坑之禍不知詩書所



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漢之伏生殷勤  
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爲事終日  
馳驅於名利之場不見有問津於此者下遂接  
飲酒上說其接酒說者彼何等時元亮尙敢講  
學立教自標榜耶但恨二句又謙謂吾之行事  
謬誤于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  
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  
者可以觀矣

何焯曰安溪先生云退之以陶公未能平其心  
蓋有託而逃者且悲公之不遇聖人無以自樂  
而徒麴蘖之託昏冥之逃也其論正矣然謂感  
激而未能平其心則自古夷齊之侶何獨不然  
謂其無得於聖人而以酒自樂則其視陶公已

淺矣觀飲酒詩第十六章第二十章恐公之希  
聖不在韓公下也此與阮籍輩柰何同日而語  
其不曰樂聖而曰樂酒則其寓言固自有由當  
晉宋易代之間士罕完節況公乃宰輔子孫無  
所逃名乎稍以才華著便恐不免況以德名自  
樹乎隱居放言而聖人有取焉惟其時也觀謝  
靈運亦以元勳之裔縱其才氣殺身於無名則  
公之所處合於聖人之道超然尙矣

沈德潛曰爲事誠殷勤五字道盡漢儒訓詁末  
段忽然接入飲酒此正是古人神化處晉人詩  
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先生專  
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  
先生也

止酒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葦門  
裏好味止園葵大權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  
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  
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  
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涖李注黑齒之北

曰賜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曰居清顏止宿容

上枝皆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

湯本云奚止千萬祀李注胡仔曰坐止高蔭下四

一作客

于樹蔭之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

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

舞窮守道安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

此詩正言若此四者以平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  
淵明用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謂  
者皆欲止之抑何見之晚乎

述酒儀杜狄造杜康潤色之宋本云此篇與題非本

意諸本如此誤黃庭堅曰述酒不可解按晉元

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以

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

所為作人踰垣進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此觀

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零

熙後有感而賦子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

忠憤昔蘇子讀述其可曉者曰去之五百歲吾

猶見其人也豈虛言哉又曰儀

狄杜康乃自注故疑詞耳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

分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湯注司馬氏出重黎

國雖未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注晉元

帝即位詔曰遂登壇訛其字以亂離南也午以

離為黎則是陶公故訛其字以亂離南也午以

重離與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之書初一則鳴

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一則鳴

承首賢猶盛也礫小石修顯於江指其微已甚至南

藏無餘雲則氣數全盡矣樹按鳴鳥聲相聞句蓋

用楚辭夏之月鷄始鳴則衆芳皆歇鳥不聞似非豫

博勞常以夏至應陰而鳴吳引鳴鳥不聞似非豫

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湯注義熙元年裕既建國晉帝以天章郡公重華謂

恭帝禪宋也裕既建國晉帝以天章郡公重華謂

于弒此所以流淚抱歎夜宋公後以宋公受禪故

熙十二年丙辰裕始改封宋公後以宋公受禪故

詩言其舊封而無所嫌也吳師道曰湯注重華謂

恭帝禪宋也愚謂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

疑故云爾裕實篡弒神州獻嘉粟西靈何校宜和

陶公豈肯以禪目之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

為我馴帝注義熙十四年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

裕假符瑞以徵之語二句言諸梁董師旅芊各本注

黃山谷云羊勝當是羊勝喪其身湯注沈諸梁葉

勝羊勝白公也勝當是羊勝喪其身湯注沈諸梁葉

此言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羊當作芊而梁孝

黃文煥曰白公欲篡弒賴葉公誅之山陽歸下國

楚卒以存今之為葉公者何人乎

成名猶不勤湯注魏降漢獻為山陽公而卒弒之

靖節先生集卷二 二 函一中華書局聚



終者有靈若厲之號也此王正指零陵先廢而後弑也

曰猶不勤哀怨之詞也王煥曰魏降獻帝為山

陽公閱十餘年善終而零陵乃以次年掩弑裕之

視不倍忍矣樹按山陽即謂零陵山陽已歸下國

矣而猶不免於弑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湯注

極憤裕之忍也弑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魏文

侯師事卜子夏此借之以言魏文帝也安樂公劉

禪也丕既篡漢則安樂不得為君矣黃文煥曰此

用莊子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

求為入牧亦何可得自卜此生者寧以牧為安樂

而為願平王蒼本舊作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

為君也平王蒼本舊作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

陵一湯本云甫云育三趾顯奇文之秣陵所謂去舊

謂鼎移于未詳雙陵當是言安恭二帝陵三趾似

于賦云黎澹耀于高辛今羊彊大姜齊姓取威

齊伯夷之後伯夷嘗與于平王東遷之意後猶知尊王而

姜對嬴謂齊秦興于平王東遷之意後猶知尊王而

東晉竟為裕所滅而不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能為東也語意隱而憤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託言晉也朱公者陶也

去意故陶閒居以避世明言其志也河汾亦晉地吳



二師道曰日月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峨峨西

嶺湯本云顧一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

等倫湯注西嶺當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

嘗正言也夫淵明之歸田本以避易代之事而

言而亦曰不可不言故若屈子辭之度也嗚呼悲夫

吳師道曰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國之阡危悲

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入于丹邱

欲製形鍊魄排空御風浮游入極後天而終原雖

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未言游

仙修鍊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

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作起倏滅于天地之

間者何足道哉陶公曾文沖澹和平而忠憤激烈

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

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于陶公亦云

李注黃山谷曰此篇有其辭而亡其義似是讀

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曰余反覆之

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

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  
舊京之語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  
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  
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趙泉  
山曰此晉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  
裕迫帝禪位既而廢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憐  
行弒逆故靖節詩中引用漢獻事今推子蒼意  
考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然  
不欲顯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  
古惟述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摘今於  
各篇姑見其一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  
如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  
季多此事慷慨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

有在矣類之風雅無媿誅稱靖節道必懷邦劉  
良注懷邦者不忘於國故無爲子曰詩家視淵  
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樹按述酒詩自韓子蒼湯東礪發其端而詞意  
未悉至以芊勝爲梁孝王羊勝之事以卜生善  
斯牧爲魏文侯事卜子夏皆牽附無義不如黃  
文煥注爲善至平王去舊京以下則注家無一  
得其意者蓋自篇首重離照南陸至重華固靈  
墳此述晉室南渡之後偏安江左浸以式微素礫

晶修渚卽子矣所謂渚清沙白至零陵而王氣

遂盡南嶽無餘雲謂零陵也纂弒以成敘

述明顯流淚抱中歎以下乃再三反覆以痛之

神州嘉粟西靈我馴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

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也今不可見矣次則苻勝亂楚而沈諸梁董師復之謂東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溫嶠之功國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又下則山陽禪魏猶獲令終不事急急翦除而今亦不可復見焉至以萬乘求爲匹夫不得此牧人所以不願爲君也平王去舊京以下謂晉自遷江左而中原沒於鮮卑劉裕平姚泓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國恥甫雪而篡弒已成也薰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周本紀作薰育葷薰獯並通峽蓋邾鄆成王定鼎于邾鄆今洛陽峽邾通也晉五陵在洛陽不敢顯言五陵故曰雙陵蓋亦以嶠之二陵亂其辭其實若除宣景文三

王不數則武惠二帝正雙陵耳三趾乃曹魏受  
禪之祥左太冲魏都賦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  
注延康元年三趾烏見於郡國裕受禪時太史  
令亦陳符瑞天文數十事也王子愛清吹以下  
則以子晉棄位學仙願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歎  
也朱公練九齒閒居遺世紛乃遭亂世而思遐  
舉之心也天容自永固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  
爲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辭思遠遊之旨也

責子

湯注舒儼宣侯雍份端侯通修凡五人  
舒宣雍端通皆小名也或侯作僕修作

俗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阿舒已二八湯本云一懶惰湯本云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

湯本云一作六

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

進杯中物

黃山谷曰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耳又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于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知也俗人便謂譏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馬大年曰五柳與子儼等疏曰汝等雖不同生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



雍端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醒軒云安知

雍端非雙生

澍按顏誅先生居無僕妾則醒軒說誠是

何焯曰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所爲作也又曰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又曰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張廷玉曰杜子美遣興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獨山谷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余謂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瑩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故遂作貶詞耳況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尙淺可遽以

不肖斷之耶如世俗所論則古人必皆作譽兒  
癖而後可也

有會而作并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  
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湯本云一作日  
念飢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  
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

肥慙如亞九飯吳注詩慙如調飢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遇食澍按言常飢亦三旬

九飯之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湯本云一

新作足悲常善粥者心深念从何校宣和本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攸从何校宣和本

作志固窮夙所歸何焯曰攸亦所也變文作對言

彼以固窮餒也李注趙泉山矣夫在昔余多師曰此篇述其

當以也窮為師也李注臘祭名伊者氏始為蜡蜡也者

艱食之終身未嘗足食也蜡日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和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

花湯本云一作葩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湯本云一作知

明多少章山有奇歌

此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近時吳騫拜經樓詩

話以為與述酒篇同意風雪送餘運無妨時已

和感惜為歲之終喻典午運已告訖而宋祚方

隆臣民已多附從不必更滋妨忌故曰無妨也

梅柳夾門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夾門植謂參

錯朝亡君子不能厲冰霜之操小人則但知趨

炎附時望風而靡一條有佳花有者猶言無有  
乎爾酒中適何多裕以毒酒一鬻命張偉酖帝  
偉自飲之而卒又令兵進藥而害之言酒中之  
陰計何多我唱爾言得謂裕倡其謀而附姦黨  
者衆也章山有奇歌山海經鮮山又東三十里  
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  
以爲內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  
山以寓意猶述酒詩之用舜冢事也淵明爲桓  
公會孫昔侃鎮荆楚屢平寇難勳在社稷未能  
明多少謂若曹勿謂陰計之多以時無英雄耳  
使我祖若在豈遂致神州陸沈乎有奇歌蓋欲  
效采薇之意也澍按吳說迂晦恐未必然姑識  
于此以俟知者

靖節先生集卷之四

安化陶澍集注

詩五言

擬古

吳注劉履曰凡靖節退休之後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

古雜詩名其篇云  
○李本有九首字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

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一作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焦本云一作時沒身還朽

非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

何有吳注劉履曰君謂晉君靖節見幾而作由建威參軍即求為彭澤令未幾賦歸及晉宋易

代之後終身不仕豈在朝諸親舊或有諷勸之者

故作此詩以寄意歟何注此詩親舊或有諷勸之者

之物而榮茂者以喻晉室雖弱尚可望其有為不

不可為也諸少年即向之所謂嘉友者當時相逢



所成就乎此靖節為當時無可與同心憂國者發  
也而劉履以此為易代之後在朝諸親舊或有勸其  
仕者故作此寄別之意其本不謂久因嘉友留連致  
君即指蘭柳初別之時言多謝諸少年乃蘭柳  
乖始願虛棄其物有負前言非老成忠厚徒以意  
責望之詞言其所謂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  
氣相傾迷溺之深且不可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之曰相傾迷溺之深且不可保何有于離別乎直斥  
矣詩意似借蘭柳作北山移文以  
為招隱欲其謝外誘而堅肥遯也

辭家夙嚴駕當往至云各一本作志汲古閣本無終問

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湯各本本春從

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李注董卓遷帝于長

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入聞疇奇

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阻絕遂循間道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

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

墓哭泣而去瓚怒曰致何不送章報于我疇答云  
歸遂入徐無山中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  
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魏志疇北歸百  
姓歸者五百餘

家疇為約束興舉不學狂焦本云一馳子直在百

學校北邊翕然

年中

何孟春曰疇之兩不受爵命

三國志田疇傳疇後赴曹操辟討烏

桓論功封庶幾能始終者或謂疇誓言為虞報

讎卒不能踐而為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淵

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

禮部詩話

春謂

晉宋易代之際士如疇者幾人子春之事靖節

安得不極口贊揚以諷狂馳輩耶

黃文煥曰此詩當屬劉裕初廢晉帝為零陵王

作當時裕以兵守之行在消息未知生死故元

亮寄慨于子春也

顧炎武曰西溪叢話云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

為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

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勛為田

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  
澤為瑯琊王晉灼曰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  
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  
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為田疇可知已若田生游  
說取金之人何有高世之名而為靖節所慕乎  
仲春邁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本從橫  
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  
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

定何如吳師道曰此篇託言不肯棄之義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  
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作焦本轉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為人伐  
高墳互低昂積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

貴亦復可憐傷何注洛陽志北邙山漢魏晉君臣墳多在此

澍按慷慨而爭同歸于盡後之視今將亦猶今

之視昔耳哀司馬卽是哀劉裕意在言外當善

會之

東方有一士湯注國語東方之士曰爰旌目被服常不

完三旬九遇食湯注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湯注

云一作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

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爲

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何注上絃下絃猶言初曲終曲別鶴

孤鸞並琴曲名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吳注汪洪度曰此與從田子春

遊意略同只別鶴孤鸞聊寓本懷乃借古貞婦以喻己志之不移也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

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

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

更自思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

為世笑嗤各本作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湯注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蔣薰曰稷下之士乃趨炎熱不耐霜雪者也此

詩想為終南北山一輩人作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李注

方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

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何注劉履

作于元和之初乎日暮以比晉祚之垂沒天無雲

而風于微和以喻恭帝暫過開明温煦之象清夜則

已非旦晝之景而達曙則又知其為樂無幾矣是

恭帝雖得一時蔽葉中之花不感歎于懷譬如雲  
被其明年六月節預為閱悼之意不其深哉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

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李注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

客皆送至易水之上湯注不見相知人惟見焦本

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是作純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湯注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

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子之

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入而無可聽之言此

淵明所以罷遠遊也何注此晉亡以後憤世之辭

首陽易水以寓夷齊恥食周粟荆軻為燕報讎之意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

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

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湯注業成志樹而

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何注此詩全用鬼谷

先生書意逸民傳鬼谷遺蘇秦張儀書曰二君豈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

豈與天地有讎怨所居然也子見崇岱之松柏乎

上枝于青雲下枝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黃文煥曰劉文是以戊午年十二月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禪長江邊豈種桑之地為裕所立而無以防裕勢終受制遂坐聽改革無可追悔也事至于不

雜詩李本有十首字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

身落地為流焦本云一作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

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

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何焯曰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為一篇

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為一篇

白日淪西阿作阿各本素月出東嶺遙遙萬

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

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子和揮杯勸孤影何焯

曰安溪先生以為非豪傑之士不能為此言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何注此與述酒篇流淚傾耳同意何焯曰安溪

先生云二章悲事業之不就也五章歎學行之無成也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

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何注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今呼

作遽謂未盡也王融三日月還復周各本作有

婦豔詩調絃未遠央同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

此斷人腸湯注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

保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謝按燥乾也與孔文舉樽中酒不空意同

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時冰炭滿懷

抱百年歸焦本云一作掃非邱壟用此空名道何注謝靈運弔廬陵

王詩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意同何焯曰世人歎老嗟卑常自託于志在四海于是冰炭交戰至

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  
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真樂也

珍做宋版印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

翥荏苒歲月積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吳注王

樂自欣豫寫出少壯覺襟值歡無復娛寫出老人心境 每每多憂慮氣力漸

衰損轉覺日不如何注壑舟無須與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

懼湯注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

數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樹按如讀去聲黃公紹韻會左傳不如從長陸

德明讀去聲又東方朔七諫忽容容其安之兮

超荒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願離情而遠舉

注曰舉去聲如與舉叶皆讀去聲之證

昔聞長者湯本云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

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李注男子自二十九則為盛年一毫

無復意去去轉欲速此生豈再值傾家持焦本作持各本

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

陌弱質與運積元鬢早已白李注靖節早年髮白素標插人

頭前途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

何之南山有舊宅

葛常之曰日月不肯遲用字含蓄老杜客夜詩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泛江詩山谿何時斷

江平不肯流與此同意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

糠豈期過滿腹但願湯本云一作就飽粳糧御冬足大布

何注大猶麤也樹按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麤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



己見贈右軍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

方何悼日拙生失其方理也可柰何且焦本云一

為陶一觴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作彼歷

敘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乃曰人皆盡獲宜拙

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進道者未句且為陶一觴

卻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地步儘不易到樹按

不知怨不尤學問呂謂末語欠商量非也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

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

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何注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

崖何注書車服以庸車沈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

董焦本云悲風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慷

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

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

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樹按遙遙從羈役至此三章皆羈旅

行役之感也

娟娟松標崖湯本云一作雀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

柯何可倚湯本云一作華柯真可寄養色含精氣粲

然有心理李抄湯語湯本以此首別出編于歸去來辭之後云東坡和陶無此篇樹按諸

本皆題雜詩十二首并此首其數乃足今仍從諸本

### 詠貧士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李善注孤雲喻貧士也曖曖空

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李善注王逸楚辭朝霞開宿

霧衆鳥相與飛李善注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

歸李善注亦喻貧士何注劉履曰朝霞開霧喻朝

審林未夕來歸則又自況其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

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湯注孤雲倦翮以興

從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何淖曰孤雲自比其

迥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

淒厲歲云暮擁焦本云一褐曝前軒初學記作南

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粒闕竈不見煙

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初學記作日閑居非陳

阮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何注前

謂善哉其能自寬者也何焯曰此患難不失其常

也陳蔡見圍仲尼不疑吾道之非乎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李注納決履湯本

屢作清歌暢商焦一本云宋本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

相尋弊襟初學記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初學記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

心何注莊子會子居衛捉衿肘見納履踵決曳縱

仁義之隱輿馬之二飾憲不忍為也此詩決履清歌

俱以爲原蓋因二人之事偶合用耳張自烈曰讀

苟得非所欽乃知淵明乞食自非計無復之與俗

遠于人寥落爾東坡代哀之何其淺也何焯曰非獨

居求無愧于仲尼而已如子貢則宜以榮期原思自

舍是人也黃江詩話曰三代下不為苟得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李注劉向列好爵吾不

榮焦本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焦本

乃蔽覆不周李注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

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此而

靖節先生集 卷四

八 中華書局聚

下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

曰仁求義不亦宜乎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悼

者曰此死生不改其操也貧賤不以道得

袁安門校各本和困從何積雪邈然不可干李注漢

見大雪丈餘臥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令

孝賢之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藁有常温採

莒足朝餐以下自出採疑作稻後漢獻紀尚書郎豈

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何悼曰苟求富樂則身故不

修威名于貧賤但恐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焦本云

非顏何注韓非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出見

戰勝故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



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李注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

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湯注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

也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何焯曰自易其事在

者俟後人論昔在湯本云黃子廉湯注黃蓋傳云

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黃潛曰陶靖節詩昔在黃

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

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而遺其祖豈弗深

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也吳騫曰黃文獻

攻斂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廉為南陽太守云

范史未審見于何書攻黃香及子瓊瓊孫琬並著于

不可盡信文獻豈亦据其家譜牒而云然耶撰彈

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傳年饑感仁妻

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

歎腴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何焯曰此篇言

終不為妻子所累貶節復出也

詠二疏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

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

故鄉不亦善乎即日疏乞骸骨宣帝許

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

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按李本有此序係大書題下有并序

二字湯本焦本俱無毛晉綠君亭本云疑

後入增入依宋本刪何本故大書為分注

而刪題下并序二字今從之三四篇做此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湯注蔡澤云四時借問

衰湯本云一作商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

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錢送傾皇朝華軒

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

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  
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故意樂餘  
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或勸廣  
以金遺子孫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則益其過詩意蓋謂問金終是寄心于金廣以清  
言曉故老之未悟也李注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  
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謂既出而  
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  
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沒康公從亂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

微忠

湯本云一作中

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

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

湯本云一作顧

命安可違

臨穴罔惟

湯本云一作遲焦本作遲

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

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霑我衣

嚴有翼藝苑雌黃曰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

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

父也以陳尊己魏顛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

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

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

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

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固有道大節

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死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

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

言則三良不能無罪謝按古人詠史皆是詠懷

詠三良曰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慨魏文

之涼薄而欲效秦公子上書願葬驪山之足者  
也淵明云厚恩固難忘投義志攸希此悼張禕  
之不忍進毒而自飲先死也況二疏明進退之

節荆軻寓報讎之志皆是詠懷無闕論古而諸  
家紛紛論三良之當死不當死去詩意何啻千  
里

葛立方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  
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  
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  
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  
也至李德裕則謂爲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  
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  
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  
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  
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



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  
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然坡公  
過秦穆公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  
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黃文煥曰詩意言從殉者三子忠君之夙懷非  
一時勉強就死不肯說壞康公穆公別有深寄  
臣子報君卽從殉不爲過其可忘君而貪生事  
他朝乎在三良願殉自當斷在國人惜才自當  
悲各不相妨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  
卿君湯本云一作之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湯注淮南子高

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何注樂書蕭

蕭哀風逝湯本云一作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

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

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

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湯注魯句踐聞荆軻之

于刺劍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何

劉履曰此靖節憤宋武弑奪之變欲為晉求得如

荆軻者往報焉故為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矣

蔣薰曰摹寫荆卿出燕入秦悲壯淋漓乃知

潯陽之隱蓋未嘗不存子房博浪之志也

朱子語類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  
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何孟春曰魏阮瑀有詠二疏三良荆軻詩淵明擬之厥意固有在矣

黃文煥曰詠二疏三良荆軻想屬一時所作大約在禪宋後也知止棄官本朝猶不肯久戀況事易代此淵明之以二疏自比也祚移君弒有死而報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讐如荆軻者乎又無人矣此則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也

讀山海經何注絕域山川人經劉歆校定載海內外

越春秋皆以爲禹治水無遠不至凡所見聞

伯益疏而記之郭璞爲注并圖讚李注按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李善注上林賦曰垂條

吳師道曰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楊雄前何注楊雄傳枝條扶疏師古曰分布也又呂氏

春秋樹肥無使扶疏宋玉笛賦敷紛茂盛扶疏四  
布王褒洞簫賦標敷紛以扶疏枚乘七發根扶疏  
以分離久矣此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  
語從來久矣

種時還讀我書且選作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李善注漢書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  
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

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文選本作然酌春酒摘文選我園中

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李注周

民發者太康二年汲縣之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所何注劉履曰此詩十三首皆記二書

寫幽居自得之趣耳觀其衆鳥有託吾愛吾廬等

樂可知矣葉夢得曰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

能輸寫賢中所欲言無所不佳而世多役于相織

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開

嘗觀元亮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  
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  
夏草木長至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于

手初不自知為語言文字也何焯曰安溪先生云  
公宗尚六經絕口仙釋而且超然於生死之際乃  
為讀山海經數章頗言遠遊之外事蓋  
託意寓言屈原天問遠遊之類也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積一作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

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字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

效俗中言湯注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

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王母宴穆王于

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云云○何焯曰王母于

自謠耳豈為周王亦自道也

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

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何校宣和本作洛洛

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湯注槐江之山多琅玕

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魄魄爰有淫瀦流  
其清洛洛穆傳天子銘跡于元圃之上

何孟春曰竹坡詩話嘗載淵明此詩不知明玕  
清瑤出處以為竹水雕刻之工比諸退之所謂



紅皺黃圓者良可笑也

丹木生何許乃在峯李注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

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

重我軒皇一作黃湯注峯齧丹水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飢

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一作甚可憐朝為王母使暮

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

湯本云一作願惟酒與長年湯注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

文何注楚辭願寄言于三鳥兮去騰疾而不得黃之煥曰因經言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故發此

索酒之想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樹按蕪當作無東山經無臯之山東望博木

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

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湯注大荒之中有山有扶木柱三百里

有谷曰賜谷上有扶木注云扶桑在上何注山海經下有賜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枝一曰居上枝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

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

母心湯注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為珠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

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

渠央李注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文多缺也樹按張華博物志員邱山上有不死

與○何孟春曰東坡云淵明讀山海經之逸文

七首皆仙語所謂仙語者其第二首至此首與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

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

身後

湯注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

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河渭豈以走飲哉何注禹谷

郭璞注云禹淵也今作虞淵○何焯曰妙在縱其

詞以不夸之後人此蓋笑宋武垂暮一隅之急圖禪代

而志欲無厭究其統緒所貽不過一隅之陰而已

若正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

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湯本云復悔徒

設湯本云在昔心良辰詎可待湯注精衛炎帝之

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

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

會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

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

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為恨因閱讀山海經詩

其間一篇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  
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  
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長在意旨相應五  
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  
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  
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  
拂旋生豈欺我哉親友范元義寄示義陽太守  
所開陶集想見好古博雅之意輒書以遺之宣  
和六年七月中元臨漢曾絃書周必大曰江州  
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絃說以刑天  
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  
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

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舞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復襲曾絃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

邢凱坦齋通編曰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獸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薊林家藏邵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



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

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何孟春曰此疑已定于考亭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

子之賦遠遊也精衛刑天云云悲痛之深可為

流涕

澍按刑天舞干戚正誤始於曾端伯洪容齋朱

子王伯厚皆從其說獨周益公以為不然近世

猶有伸周紂曾者如何義門汪洪度皆是微論

原作刑天字義難通即依康節書作形天既云

天矣何又云無千歲天與千歲相去何啻彭殤

恐古人無此屬文法也若謂每篇止詠一事則

欽鴉窳窳固亦對舉若謂刑天爭神不得與精

衛同論未知斷章取義第憐其猛志常在耳以

此說詩豈非固哉高叟乎

巨猾肆威暴欽鴉違帝旨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

死明明上天鑿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鷯豈

足恃湯注鐘山之陽帝乃戮之欽鴉是與欽鴉殺祖江於

為鷓鷯見其邑大旱窳窳所殺復化而居弱水中

注云鷓鷯見其身入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居弱水中

江靖按祖江今山海經作葆江郭璞注葆江或作祖

元賦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亦作祖江

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徵

鷓鷯湯本云當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

當時數來止姚寬曰懷王之時也青邱有奇鳥自言

獨見爾何校宣和理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湯注

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鷓鷯精見則其縣多放

之奇鳥本為迷者而生何但見鷓鷯不見此鳥遂

終迷不悟乎  
寄慨無窮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

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湯注管仲請去三賢

避長沙公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黃文煥曰讀

旁及論史當復何及哉一語大聲哀號蓋從晉室

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使後人尋繹知引援故

實以慨世非後異聞也謝按晉自王敦桓温成此

劉裕共鯨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纂弑遂成此

心而終推本禍原以渺姑寄物外之

挽歌詩無諸本擬字今從之李本有三首挽歌詩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一作

作鬼錄魂氣湯本云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

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  
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湯本云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

時更湯本云一作復能嘗殺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

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湯本

云一本有荒草無人眠極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

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湯本

云一作來遠郊四圍無人居高墳正崔嵬馬為仰天鳴

風為自蕭條綠君亭本云一作鳥為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

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李公煥引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

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考次靖節詩文乃絕

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續之際者辭情俱達

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  
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  
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  
出之附于卷末又引趙泉山曰巖霜九月中送  
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  
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  
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  
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  
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  
決非擬作從可知已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  
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  
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  
流達士習尙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



語而惡言之也公煥曰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王世貞曰陶徵士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非牽障語第乘謔去耳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

息淵明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湯本云一遠招

王子喬雲駕庶可飭惜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

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循之高柯濯條榦遠

眺同天色思絕未看徒使生迷惑淵明何注惜

不再見莫知其姓考晉宋書及南史亦無此人意必晉書潛本傳所謂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

齡裴遵等輩中人也

歸田園居

湯注此江淹擬作見文選其音節貌絕似至但願桑麻成蠶月得

紡績則與陶  
公語判然矣

珍做宋版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適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  
 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  
 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陳正敏曰文選  
詩如擬休上入怨別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  
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徵君田居  
詩種苗在東臯田園一首今此詩亦收在陶集中皆誤  
也韓子蒼曰田園六首末篇乃敘行役與前五首  
不類今俗本乃取述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  
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為皆非  
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詠六首江淹雜擬詩亦  
頗似之但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為充本無淵明情致徒  
西向余如此說歸去來句以然淹入之固應不類也  
效其語耳乃取歸去來句以然淹入之固應不類也  
洪邁曰歸園田居末篇蓋陶三章雜體三十篇下  
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荒穢帶月荷鋤歸故集誤編  
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集誤編  
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  
入東坡九篇中和東坡亦兩和一士皆隨意而成不  
於擬古九篇中和東坡亦兩和一士皆隨意而成不

復自細考耳何孟春曰陳善撰微傷新語云東坡和陶詩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語微傷巧不若陶詩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詩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陶作者方是逼真今自諸公觀之亦未見其能逼真也謝按文通此詩載在文選其不當入陶集甚明惟子蒼以田園六首末首乃敘行役不知所措何篇張相國本今亦未見識以俟考

問來使

湯注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山中酒

應熟

容齋隨筆問來使詩諸本皆不載惟晁文元

陶令歸去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問松栽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與諸子然亦有是也蔡一條西清詩話曰陶集屢經諸儒手校二本有之李白尋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山酒應熟其取諸此云嚴羽滄浪詩話此篇體製氣象

與陶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漫取入陶集中  
瑛曰此篇乃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

四時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

湯本云松顧詩首尾不類此警絕劉斯立云當

一用作寒足成全篇中惟此警絕然可知或雖

是作用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

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李注許彥周詩話

詩曰此乃彭澤集

詩誤入彭澤集

詩誤入彭澤集

詩誤入彭澤集

詩誤入彭澤集

詩誤入彭澤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五

安化陶澍集注

賦辭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

何注董作士不遇賦司馬作悲士不遇賦今見藝文類聚而古文苑載董賦爲備

余嘗以三餘之日 何注魏志董遇曰讀書

夜者日之餘風雨者時之餘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

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

子之篤素 焦本云一作素業 自真風告逝大僞斯

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

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

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 何注



史記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高士傳四皓

逃入藍田山歌曰唐三閭發已矣之哀注何

虞世遠吾將安歸 屈原離騷其亂曰已矣哉國無

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悲夫寓形

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

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

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我何注莊子大塊載

自然也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

自歡李注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

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

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

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

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

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焦本汨

一作恆以長分美惡作以焦本云一作紛其異途原百行之

攸貴莫為善之可娛何注後漢書東平王蒼言為善最樂奉上天之

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

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

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何注張平

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注炎帝神農名帝魁神農

後也並古之君號孝經鉤命訣佳己感龍生帝魁

宋衷春秋傳帝魁黃帝子孫也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

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

季之終蔽李注爰益張釋之何注漢書張釋之字季為騎郎十年不得調中郎將爰益請

徒釋之補謁者釋之言便宜  
馮叟於郎署賴魏

守以納計李注馮唐魏尚何注漢馮唐為郎中署

差六級下吏削爵罰太重帝令唐持節雖僅然於

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

說何注韓非子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

不三人言信乎曰寡人信乎曰不二人言信乎曰

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願王察之無悼賈傅之

秀朗紆遠轡於促界何注漢賈誼為梁懷王太傅

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可使時見悲董相之淵

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致屢乘危而幸濟何注漢董仲舒為江都王相易

重焉膠西王尤縱恣仲舒復相膠西王王善待之

令國中上疏諫爭教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  
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  
恆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擲悲茹薇而隕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

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

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李注色立伊古人之慷慨

病焦本云一作痛奇名之不立何注楚辭老冉冉其將廣

結髮以從政李廣注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

何注謂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一作衆

人之悲泣何注漢李廣傳文帝曰惜子不遇時若

匈奴者盡封侯而廣不得爵邑從大將軍衛青擊

匈奴失道青使青史急責廣上簿廣曰廣結髮與

大將軍徙廣部曲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

引刀自剄百姓聞之老壯皆為垂泣商盡規以拯

弊言始順而患入何注王商傳成帝時商為左將

後為丞相甚尊任之而大將軍王鳳怨商使人上

書言商閨門內事會日食大中大夫張匡上書罪

靖節先生集

卷五

三 中華書局聚

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  
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  
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  
良價於朝市

張自烈曰師聖人之遺書不委曲而累己此二  
語足以津筏吾人至於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天  
而又貧語氣悲咽每讀至此不覺泫然流涕文  
之感人如此

閑情賦

并序○何本  
閑作闕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  
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  
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  
士奕代繼作並因

從張自烈本作固

觸類廣



其辭義

而何注賦情始楚宋玉漢司馬相如

魏則陳琳阮瑀曹植作賦王粲作閑邪賦

應場作正情賦所謂奕世繼余園閭多暇

永懷賦此靖節所謂奕世繼

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

一作環皆非又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

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

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

易夕感人生之長勤何注楚辭惟天地之長勤同一盡

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

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紛瞬美目以流

盼含言笑而不分李注此章說莊姜容貌曲調將半

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

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

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誓李注魯過失也說文愆字

俗作憇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何注楚辭鳳凰既受詔兮

恐高辛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何注楚辭魂一夕而

逝九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

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

鬢于鬢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

而為黛隨瞻視以閒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于

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于三秋悲文茵之代

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

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

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

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飈於柔握悲白露之

晨零顧衿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

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

徒契契許結切焦本作契闊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何注楚辭朝飲木蘭之墜露翳青松之

餘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襟一作襟竟寂寞

而無見何注楚辭野寂寞兮無人獨愔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

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

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

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

年之晚暮何注楚辭恐美人之遲暮恨茲歲之欲殫何注禮記日歲既殫

矣注殫盡也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

失權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昂盈軒何注淮南子西方其星畢

昂北風淒淒惘惘不寐何注楚辭夜不寐衆念徘徊起

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

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

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

就過李注宋本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

將不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累

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南之餘歌坦

萬慮以存誠憩遙情于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

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

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姚寬曰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出張衡同聲  
歌云邂逅承際會偶見充後房情好新交接  
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  
疇在上衛風霜

歸去來兮辭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

儲粟李注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

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

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

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耶生所資

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李注令脫

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李注衛

使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謝按

靖節先生集卷五  
當卽孟府君傳之叔父遂見用於小邑李



當時刺史得自采辟所于時風波未靜心

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

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

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

李注詳序意其艱窶就仕可知容齋隨筆

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

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

畝種秫五十畝種秫其自序云公田之利

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

秋至冬在官八十月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

粒到口也悲嘗夫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李注

云程氏妹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

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序乙巳歲十一月也

李注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

去即奔武昌余觀此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

蓋其友愛如世人不仕但久矣及因妹喪去

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去時委命躬

意固食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然

矣耕何注容齋隨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

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集

日解印綬去賦歸來以遂其志案陶集

載此辭自有序云云觀其語意乃以妹喪

而此辭自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

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自辭中可見也

歸去來今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

注淮南子曰是奚惆悵而獨悲何注許彥周曰此

形神俱役者也奚惆悵而獨悲兩句是此老悟道

處若人能裕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善注楚辭曰迷

途之未遠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

非舟遙遙綠一作君亭本云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史作希李善注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

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

逕就荒李善注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控廉逃

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何注朱子語類張以道曰眄庭柯眄字讀如俛讀作盼者非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李善注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

結駟列前所安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趣同李

善注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

以名趨避聲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何注

也七喻反見後漢書蔡順傳注又談助云時矯首而遐

見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何注吳正傳詩話曰歸去來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下復云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繫松於逕荒景翳之下其  
意可知矣又好言孤松如冬嶺秀孤松如青松在

東園衆草沒奇姿下云連林人歸去來兮請息交  
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況也

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文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李善注說文曰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

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李善注賈逵國語或

命巾車李善注孔叢子曰禮注曰巾猶衣也駕或

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孫志祖文選考窮窮字佳宋

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亦崎嶇而經邱埤蒼曰

安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李注始善萬

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李善注尸子老萊子曰人委

性命兮胡爲乎遑遑文選無此下有兮字欲何之富

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李善注莊子曰華封人謂

靖節先生集 卷五 八 中華書局聚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李善

注阮籍奏記曰陽臨清流而賦詩王粲曰漫錄云淵

將耕東臯之陽蓋用嵇康琴賦中語僕謂淵明之語其

越一賦詩文章率意而成不規放前人之語其

如意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

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聊乘化以歸盡李善注

謂之生化于窮數盡謂之死樂夫天命復奚疑

而已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

李格非曰歸去來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

見有斧鑿痕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

作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  
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



不悲矣其詞意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李公煥曰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晁以道答李持國書曰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  
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  
國間東坡和歸去來辭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  
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  
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余率同賦  
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  
東坡一人于淵明間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  
出吳音曰罪過吾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于  
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  
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  
來者皆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  
不得中正者也

王若虛曰東坡酷愛歸去來今辭旣次其韻又

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  
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張子烈曰王維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  
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  
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慙也當時一見督郵則  
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此亦  
人我攻中不鞭其後之累也嗟乎先生賦歸去  
來古今第一流襟期王維妄肆譏評何哉偶爾  
乞食情同采薇若有忍一慙之慮直是後世宦  
路上人展轉妻子狡兔屢營到底不休又何以  
成靖節也謝按言爲心聲觀維此論所以不取  
假鬱輪袍進身而終汗祿山之僞命

顧亭林屢致  
其譏有以夫

林雲銘曰陶元亮作令彭澤不爲五斗米折腰

豈未仕之先曾不知束帶謁見之事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耶蓋元亮仕於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斗折腰之說有託而逃猶張翰因秋風而思蓴鱸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篇中曰獨悲曰自酌曰孤往蓋有世人不能少窺萬一者結曰乘化歸盡樂天知命則素位而行天壽不貳矣此文爲騷之變體騷哀而曲此直而和蓋靈均于楚爲宗臣先生于晉爲遺老一爲箕比一爲夷齊所處故不同也

樹按先生之歸史言不肯折腰督郵序言因妹喪自免竊意先生何託而去初假督郵爲名至

屬文又迂其說於妹喪以自晦耳其實閔晉祚  
之將終深知時不可爲思以巖栖谷隱置身理  
亂之外庶得全其後凋之節也故曰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曰帝鄉不可期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特旨遠辭文未易窺測今爲拈出  
讀者自可以推尋而得之矣